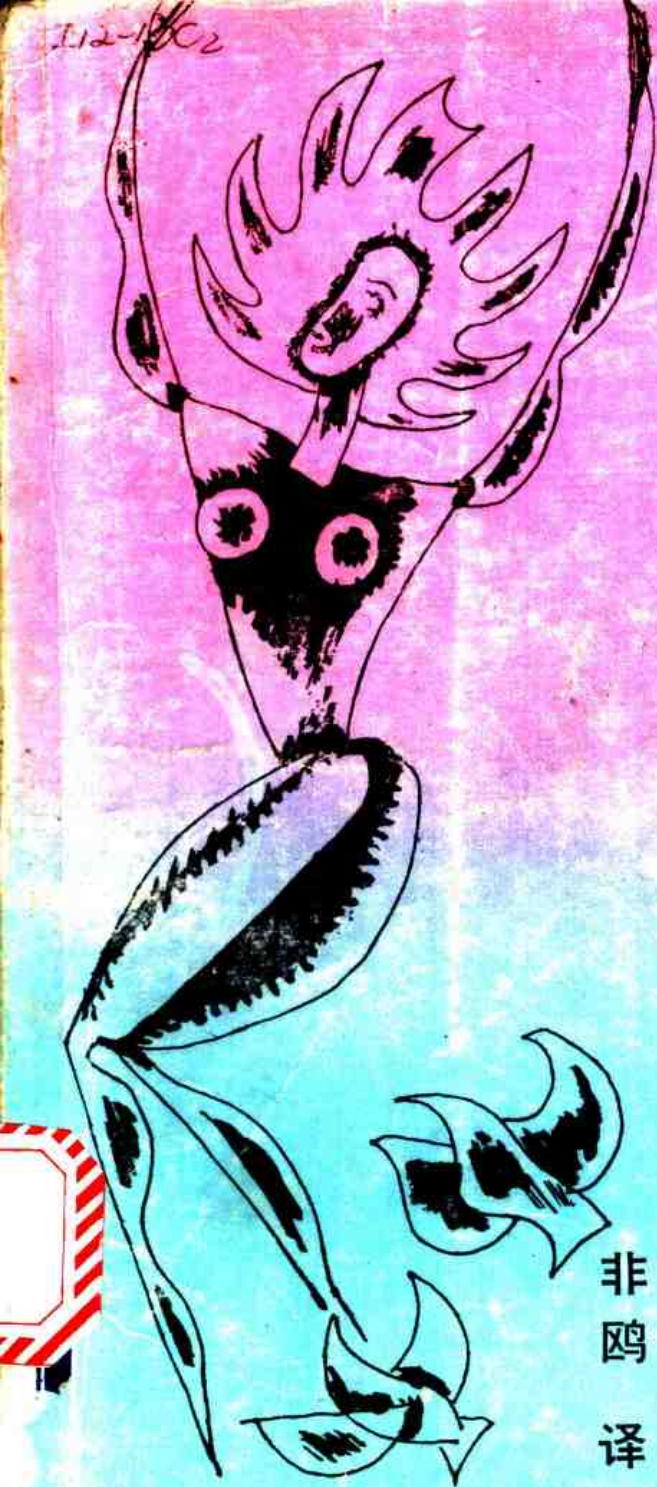


当代美国女诗人朦胧诗选

非鸥译



当代美国女诗人朦胧诗选

非 鹏 译

责任编辑：龚湘海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25 插页，1

字数：116,000 印数：1—9,000

ISBN7—5404—0553—8

I·444 定价：2.35元

译 序

谁知道“女性”这个词所蕴涵的意义和象征是什么呢？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完整清楚的表达出来。爱、伟大、美、丰富云云都是广意抽象的。何止这些呢？女人的世界至今沉睡大块大片未开垦和未发现的陆地和海洋。“女性”是“水”和“生命”的同义词，它们相互补充，相互表现、相互象征。宏观上看，人类文化至今只是一种大陆文化、地球十分之七的海洋依然是原始域。人类从水这个生命之源里分娩后，再也无法回入母体。这个母体其广大就是海洋，其精小就是子宫。（它们是相互包涵的两种形态）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女性这个词是立体的，运动的、无限大又无比小的时候、我们才刚刚认识她。

诗是什么呢

诗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人类语言和声音结合

所产生的最初文化。诗和歌来自同一词源。最古的《诗经》和《荷马史诗》都是后人记录和整理下来的唱词。随着语言、文化、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诗正在开始发生质变。它将从传统的语言、文学中走出，进入人类的文化与科学的一切创造活动中。人类是首先有了诗的情感才创造了语言、文化和艺术。以往关于诗的定义和概念都是片面和不准确的。这个全球性的语言文化中的失误是妨碍和限制诗歌发展繁荣的一个潜在的根本因素。诗是语言、文化、思想、艺术和科学的创造之母！

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象这个国度一样是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而二十世纪的美国诗歌则是美国文学的主流。这个诗歌世界的大陆如果是男诗人，那么它的海洋就是女诗人。二十世纪美国女诗人的诗从出现到现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继杰出的女诗人爱米丽·迪肯生之后，美国妇女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开始越来越多的涉足诗坛，到六十至七十年代，女诗人的诗进入了黄金时代，其风格之多彩、内容之广博、流派之繁多是空前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意象派、黑山派、自白派、芝加哥派、新浪漫主义等。到处可见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女权运动和黑人运动的影响。而且时期

性的诗潮也都各显其能。如五十年代的垮掉诗、六十年代的人权运动诗、七十年代的社会政治诗和八十年代的石头诗。但总观起来，持续最久、表现最多的还是女诗人的诗歌之魂：女人的生命与爱。

A 新浪漫主义的浪花

纵览世界诗歌史，我们会明显地看到：浪漫主义的诗歌是最辉煌、最鼎盛和最持久的。在两百多年的浪漫主义时代里，女人从崇拜男人的观众席上慢慢站起，默默地走上舞台，开始了男女共演和妇女自演的舞台生活，而文学首当其冲是走在最前面的。其中为世人熟知的如布郎宁夫人，她那优美委婉的十四行爱情诗至今仍被人们咏颂着。这股潮流在美国绽开的浪花最多也最斑斓。进入本世纪后，浪漫主义的诗歌已大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以英雄、爱情为主题的浪漫主义。这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受潮现代派，在主题和表现手法上都有了新的突进。但总的说来继承与模仿多于创新。

二十年代蜚声诗坛的伊莉诺·怀利（Elinor Wylie 1885—1928）是新诗运动中擅长抒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一九一二年，怀利以全部心

血写成的诗集《捕风之网》的出版唤起了读者的注意。她的诗技巧娴熟，音律精美，艳丽迷人。但相映之下缺乏热力，仿佛是月光下的玉雕。《无聊的呼吸》一集风格渐渐成熟。《词儿》一诗描绘出了诗人的语言世界，那是个童话般的动物王国。诗人在那个王国里找到了自己的爱畜。这些生灵温顺、柔人、娇美，只是少了些灵气和神气。浪漫主义——这个精神情爱的产物已经在霍夫曼的幻觉中沉落，成为往日的旧梦。这梦幻春潮般骚动一个季节后孕育出了新的生命。即肉体的世界，物质的世界。自然文化的季节是春、夏、秋、冬。人类文化的季节是古典主义（冬）浪漫主义（春）现实主义（夏）和创造主义（秋）。每个季节都是一种相对的永恒、即生命和自然的循环，和相对的消逝：即生命与自然的变化。“甜甜的蜂刺，飞来随时都可能把你刺伤”。这最后一句是诗人自己、爱情和浪漫主义的高度象征性概括。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蕾(Edna St. Vincent Millay, 1892—1950) 在二、三十年代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女诗人中最杰出的。米蕾据说5岁就开始写诗，一九一七年学生时代发表了名诗《再生》，轰动一时，三十一岁时荣获了普利策诗歌奖。她的诗行文运律如潺潺流水，技巧纯熟，情溢于意，是一部上品的爱情画集。米蕾着意不让

自己的诗带美国味，而师法于十九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其某些作品实是可以乱真。二十年代初她的爱情十四行诗使她得到了“女拜伦”的美称。但这可能也正是她无法发展成为第一流美国现代诗人的原因。二十年代末米蕾参加了“解放者集团”，诗风开阔起来，甚至开始写自由诗，题材也较多地源于社会，表现社会生活。

米蕾的《那个世界》“哭变了颜色…痛苦的弯下腰，压得憔悴”。和所有想爱，爱着、被爱着和被爱过了的人一样，不知所云，所做、所思、所念。“悸动蚕人的鸟儿《他、她》一只只飞去”、“什么样的爱情 这样来去”。柏拉图的爱让人《永远别摘果子》。诗人的爱因为闪着一种哲学色彩，才格外的浪漫。同样是浪漫主义的，米蕾和布朗宁的诗内容却一泾一渭。前者已走出英雄和才子佳人，她的爱和情比较社会化和现实化。更使诗人动情的不是骑士，不是异性，而是更广大、更万缕千丝的包涵和面对着她的人类社会和自然。所以这种爱也更广博，更现实。新浪漫主义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孕育出生了。

“女人梦想着蛇和蜥蜴……”一系列带着强烈性色彩的象征物在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一出现，立即轰动和风靡了欧美等大半个世界。双翼女神，斯蒂克芬和龙被平民化的蛇、树、

鱼和石头所取代。新浪漫主义之作《群山》一诗的作者拜斯米尔·布瑞罕站在但丁肩上，发出了历史的嘶叹。女人是“伸展着的山岭，这流泪的恐龙……迎着北风轻轻抽泣……用她的肩胛和胸脯推动着我们”。诗人反常的把男人比作“野草和树丛中的坟塚，好斗的蛇头交织在一起，沐浴着四季的雨”这生和性的乳汁。而男人“这一群无身的蛇头”在女人的胸脊上“扬着头向四面八方爬去”（《群山》）。这种阴冽的笔调无论是风格还是内容都是独致的。且不论它的意象所及的从横度和原始母性社会意识同现代妇女感觉的交错，就布瑞罕这首诗的构思，省人的社会“性”意义和哲学象征来说，可谓是一朵新的《恶之花》（波德莱尔的诗集）。

内容上，新浪漫主义主要表现人和性的关系，性和人性的关系，性和自然的关系，性和社会的关系。同性爱也是新浪漫主义的一个主题。一些女诗人着墨于女性之间的异常之爱和母子之间，父女之间的异常情结。新浪漫主义诗歌的形式是自由的，不再拘泥和陈守以往英语诗的那些韵律，音步。口语化。抑扬格和抑抑扬格只是一种合弦。越来越少雕琢。借鉴音响艺术、造型艺术和色彩艺术。更多更深的涉及心理学、哲学而不再钻于语言学和美学。这种新旧的差别是用语言说不完

全彻底的，就象一个人的爱是表达不尽的。

看看（也是这个女人）我们会发现，蒂诺特·尼科尔斯的忘年之爱竟是如此的汹涌：“没有一个女孩能象她那样 蓓蕾似的摇摇摆摆的走来嫩绿的襁褓和成熟的风吵着鸣啦——我们又回到了这甜甜的地方，自由自在的游荡 谁能抵住这心里挺起的百合花茎”这种人老而情不老的人生观在美国是天经地义的。西方落花之年的妇女们很象日本的樱花树，樱花随风飘落的那一瞬间是最动人的。那是美的成熟和消融。

很难给新浪漫主义下一个什么定义。爱在变化，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爱滋病的出现，增加了一个新的主题。恐惧与死亡、绝望与希望，吸毒所至的病态心理夜雾般静静的飘散。二十年代的奋起，三十年代的迷惘，五十年代的狂激，七十年代的异化已使当代的美国人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美国梦”。那金色的朝霞已变成云雾。新浪漫主义没有响亮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却犹如涓涓的小溪四处奔流渗透，哺育着新的生命。

B 意象的繁星

意象诗是东西合璧的产物。它是由庞德和爱米·罗威尔等诗人借鉴中国的古诗词和日本的短

歌、俳句而创造的一种用最精炼的语言构成一种意和象的短诗。

参加意象派的诗人当时大都很年轻，而爱米·罗威尔（Amy Lowell，1874—1925）却已年近四十。她终身未嫁，以诗为业。一九一三年罗威尔读到意象派诗后，立即东渡伦敦，加入庞德的队伍。但她生性自信，翌年推开庞德，自己挂帅组成后期意象派。到处演说，发表文章，掀起论战，生前被许多人视作美国新诗运动的领袖。罗威尔对东方诗歌十分倾倒，其代表作有诗集《浮世绘》，著名组诗《汉风集》。并与人合译了一册中国古典诗歌《松花笺》。

意象派星散后，罗威尔的诗风也开始转向，她尝试过其它诗歌的形式，如法国象征主义的散文诗，但成绩不显著。她的文学批评《美国现代诗潮流》对美国新诗运动起了推动作用。罗威尔的诗良莠不齐，本集选择的几首可略示她的创作特点。《比》一诗中的星星围着月亮，黄蛾围着白杜鹃翻飞所构成的意象引入进入一种随意沉思中，这种动和静的比，远和近的比，恒和变的比，广和狭的比，单色和多彩的比，直觉和思想的对立统一、意象与理念的统一使人游荡在哲学与无主题的艺术意境里，比较一下罗威尔和李清照的诗词：前者朦胧和淡泊，后者则透明而浓郁。《如

《梦令》《醉花阴》等富于美学价值和动人，而《乳白石》、《日记》等则富于理性和启迪。

罗威尔的这些意象诗不仅仅是短的意象，当我们读到“心变成了冰封的池塘在夜空下闪烁”

“笑着 当这城市 静静的睡去”“象一缕烟云横天而过”和“夜一样的身躯藏着太阳”这些尾句时，我们会发现：罗威尔画龙点睛的笔法比以往的诗人多了一种技巧：即她点的睛不同以往的诗是龙的眼睛（扣主题或加彩与升华），而是人的眼睛与各种动物的眼睛的混合之目。四不象的眼睛，闪着各种眼睛的光。谁能肯定说出这种眼睛在说什么呢？它留给读者的不是钥匙，而是一种介于钥匙与锁之间的感应体。即心灵与自然世界的感应体。这种沟通精神与物质的媒介是诗人自己也不清楚的一个科学的最大难题。这种笔法已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当代诗歌里。罗威尔的诗颇富于四不象兽和龙的特点：马头、蛇耳、鸡爪——这些生命的长寿的象征。诗人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些特点恰是她的诗的生命力之所在。

希尔达·杜立特尔 (H·D Hilda Doolittle 1886—1961) 被文学家公认是最典型的意象派诗人。杜立特尔是庞德和威廉斯的大学同学，并与庞德订过婚。一九一二年初，她的诗被庞德以“意象主义者H·D”署名送美国新诗运动的核心刊物

《诗刊》发表。本集选入的杜立特尔的诗展示了意象派的另一个侧面。这些诗小巧精致，象一幅幅冷风景，感觉上清晰具体，但局限于感性而无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在情和美上都亚于李清照的那些凄惋的词。杜立特尔晚期的诗风趋于神秘，一反以往的明朗风格，取材于希腊的古典文学，将象征织于复杂的智力性肌质中。她的三部曲《不倒的墙》、《向天使致意和》《开花的坟》被批评家认为是她创作的高峰。一九六〇年获美国文学艺术院诗歌功绩奖章。

《游泳池》是拉依尔·希尔伯特 (Layle Silbert) 运用绘画技法的后期意象派诗。那些“叫着 敞开我呀……危险的女人们”是令“坐在那儿 私语”的中国女性们瞠目咋舌的。这些和东方女性行为方式、思想感情方式鲜明对照的美国女性在向“怀古的游人”挑战什么呢？她们“坐在游泳池边”，游泳池可谓是女“性”的典型象征。“门廊”“太阳伞”和“钮扣”可以用弗洛伊德主义解释为性器官及装饰物，也可看作是老子、孔子思想在诗人笔下的表现。“谣曲和旧梦 洒进她们头发和指甲里犹如光 射着水”这三小节将“意”和“象”交错在一起，使那些“血、性”潺潺的人游向无边无际情与思的海洋。

雪莉·拉斯丁的《从你胸膛升起》是一首意

和象锁链在一起，使“你”和“我”、“山”和“树”“慢慢的 变化着 旋转着”的诗。译者根据原诗的语流和意识节奏，将它移植成马亚可夫斯基的阶梯句式。诗人的思想犹如Z形的盘山蛇路。

“你”不单是异性的情人。“我升起来”是诗人爱的升华，也是人生的升华。“天空 深透了 冰爽爽的”这种鲜冷的意象和修辞法使人感到那望不透的天空是一条忘川。天上是有一条忘川的。在那里，银河两岸，牛郎和织女永恒的遥遥相望。他们的眼睛望成了星星，泪流成了雨。这种中国式的爱和情经过涅槃获得了永生。诗人为这种情和美所醉，也要去那条忘川涅槃么？

意象诗是离不开庞德的。他是意象的月亮，这里只有几颗星星，她们从朦胧的东方升起，莹光洒在西天上。在借鉴中国古典诗歌，将东方美学溶注于自己的创作中的美国诗人中，卡洛琳·凯瑟（Carolyn Kizer, 1925——）是当代美国诗坛上具有独特风格的一位。中国诗给了凯瑟一种在明朗开放的形式中掌握细腻色调的能力。一九六五年她的第二本诗集《叩寂寞》仿中国诗一辑，诗评一辑，得到很高评价，认为她把中国古诗那种委婉清丽的抒情、深藏不露的哲理与现代妇女的生活意识有机地融合起来。诗人和“你”的对话、独白《在第一节诗里》，把时间，生命和爱网

在一起，这张网的情丝是诗人梳落的一缕缕长发，飘在天上、水中和森林里，在那里，到处都有诗人的影子和她的生命。凯瑟琳译过杜甫、薛涛等人的诗作。

C 女人的世界

女人是海的凝塑。有史以来对海的描写和研究都可看作是对女人的描写和研究。海洋的未知领域就是女性的未知领域。海的性格就是女人的性格。海盐就是女人的血乳。海里有多少鱼，女人就有多少爱。海怎样变化女人就怎样变化。海的气温就是女人的气温。海多么温柔女人就多么温柔，海多么冰硬女人就多么冰硬。海多么宁静女人就多么宁静、海多么汹涌女人就多么汹涌。海多深女人就多深，海多浅女人就多浅。海多浩瀚女人就多浩瀚。海有多少浪，女人就有多少眼泪。海的礁石就是女人的骨骼。海的颜色就是女人的颜色。

莱瑞·帕瑟 (Larry Pasar)把男人看作月亮，这个地球的卫星、自古以来都是被比作女人的。《月亮人的妻子》一诗，标题别具一格。女诗人

的丈夫，那遥远的月亮“等到那样的夜晚 她拉开窗帘 推开窗子 洞开下摆……”。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存在，这样的情感，映衬和反射出了女性的一角未知的海湾。“尘土飞进她的望眼 朦胧中涌来 潮汐般的嘶叫”。潮汐是女性爱的流动，它是引力（荷尔蒙）作用于海（女人的身体）的一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是月经的自然表象。那海的潮汐（女性的分泌液，）发出一种嘶叫（女性语言），这嘶叫，男人听得懂吗？

女儿和父亲是树和山、小溪和土地的关系。父亲是女儿的第一个异性崇拜者，异性的启蒙者。女儿从父亲开始认识男性。她从海里出生，第一次在岸边站起看到的那辽阔的大地和大地上一切——那就是父亲。父亲的土地。于是她发现大地与海洋有那么多相象的地方，然而却是那样那样的不同。大地上的牛羊和海里的鱼，大地上的山峰和海里的山峦，大地的峡谷和海里的沟壑，大地的森林和海里的珊瑚，青草和海带。土地的坚实和海水的柔韧，土地的粗犷和海水的细腻，土地的金灰和海的青蓝。这一切都使海滩上的女儿惊奇、兴奋、神秘和想往。她开始渐渐感觉到大地的爱和海的爱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大地的神秘和想往也越来越强烈。当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是一条小溪时，她开始向大地的深处

奔流，当她穿过草地，涌进山谷和森林时，她终于懂得了：她的最终归宿不是土地，而是海。她将和海溶汇，变成海的一流。

女儿是父亲的他我。是父亲，他的母亲和爱人的三位一体。父亲对女儿的爱是对母亲的爱、妻子的爱和自爱的溶合。西尔维亚·普蕾斯在《爹爹》一诗里自白了她对父亲的情感：“爹爹 你是夜的鞋子 我象只脚 套在里面 苍白可怜 三十年了 不敢出气 不敢打喷嚏 爹爹 我早该杀了你……你吸了多久我的血 我藏着一张你的照片 你依然是魔鬼……二十岁时我想死 回到你身边……爹爹 我走了”。女儿对父亲的爱是各种各样的。安·赛克斯顿在《我美好的人们中》向父亲道白“现在我要装起你了 醉人 我的航手 我最初的守护人 爱失去了你 你的住处有一把金钥匙可你不能给我……”。

《母亲和女儿》是人间最亲密无间的了。母亲是女儿的船和舵手。女儿是母亲的镜子和梦。母亲对女儿的爱是自爱的嫁与和自我的贡献。雪莉·考夫曼 (Shilrey Kaufman) 在这首诗里描述了十月怀胎的情景“她柔软的身体倚在玻璃房里 这碰碰那撞撞”“我想说的是 女人出生两次”(罗丽·麦肯娜)。母亲多想看看她体内的女儿啊。那是她的缩影，她的原始世界。那个世界是人类至今

可望不可及，可望不可知的。

南希·威勒德 (Nancy Willard) 在《为了你不知的一切》中写道：“鱼的叫声和头发的飘动 哦拉比 你听见了么 我们在这里说的话 在那里才能听见”。那个世界是介于精神与物质，人类与自然和阴与阳的一种运动/界。马基·皮尔西 (Marge Piercy) 的《胚》就是在这个运动界里出生的。“谁知道我清晨伞菌的微啼 我摇摆着欲望象海葵 爱和恨 嘶哑了变成望海的石女 我在黑暗里等待出生”那黑暗是太阳还没出生的茫茫血海。这血海是透明的，在不同的光与物质中呈不同的颜色。生命的本色是透明的(精、卵液)。生命的阴性是乳白的，阳性是鲜红的。生命的运动是青绿的(海与森林)，生命的成熟是黄色的(种子与土地)。这些颜色就是那个运动界的一种语言，一种母语，而这种阴性与阳性、人与自然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呢？看看丹尼拉·基欧索菲 (Doniela Gioseffi) 的《子宫花瓶》“男人们从我手里得到细胞和甘露 从我子宫里得到血 从我眼睛里得到鱼 从我耳鼓里得到水晶 从我腺液里得到食物 这手臂飞来和你谈话 这头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 这心房和子宫在膨胀 直到它们离开我 直到我溶化进土地 长出一座花园。”